

上海市曹杨二中小作者群丛书

火柴天堂

1——蔺瑶 秦雯 唐辰合集

◎皋玉蒂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曹杨二中小作者群丛书

火柴天堂

HOUCAI
TIANTANG

1

◎ 皋玉蒂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蔺瑶 秦雯 唐辰 合集

序

王铁仙

翻阅这三本上海曹阳二中高中学生的习作，那满纸流淌、飞散的情感和思绪，使我心动。他们的很多感受，是我这已步入老年的人也曾经历过的。我觉得亲切，同时又有点惘然，我的高中时代距今太遥远了，那时的心思已如烟似雾，何况这些世纪交替中的少年，也不同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少年，心情也毕竟不同。但是无论是那些我快要遗忘的感受，还是今天他们所特有的心情，总是我最感兴味的，因为鲜活的、独特的情感是文学的生命的根本，而入世不久、心智明敏的少年的一点感触、一种热情和整个情怀，一旦表露出来，既纤弱、朦胧，又很美丽、强烈，如诗如画，更易动人。

这里，几乎个个都是性情中人，处处都有性情故事。“我”因为有感于一部电视剧里的少女爱情，不觉仿效起来，也和她一样，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偷偷刻上自己的名字。后来名字被掩盖在一层层涂料和油漆下了，“我”用食指摸索已被深埋的名字，觉得那鼓出来的痕迹，“好像流泪一样”。一个女生，久久为一个有着大卫塑像般的身姿和冷峻挺拔的气度的男生所吸引，看到他时，不由自己地“心跳加快，手脚发烫”。但这些很难说就是恋情。他们多的是难以言说的细微的感念，无端的哀乐。有一篇《月与灯》，描叙了作者自己更深的迷蒙的内心。骑车在街上，“我”看到了路灯和两旁窗户的灯光里的微尘，不知怎么，使他怅惘，而月亮和月光使他心里宁静。这些小作者们的感觉都是很纤细的：“那把浅蓝色碎布花

伞,在雨丝中有鲜明而迷离的美丽”;“手触到那蝴蝶的标本,就有一点痛的感情”,因为这美丽的生命是死的。他们在美术展览馆或淮海路的画廊前,会流连忘返,甚至读了留言簿上参观者的一些真诚的话语,都会使他们“内心温暖而柔软”。这种现代知识少年善感的心灵,使他们好像都是诗人,至少都是很好的艺术鉴赏者。当然,他们同时有在不良家庭气氛中的无奈,学习成绩不佳造成的伤痛,和不被师长理解的烦闷,这些也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内容,并且是他们要认真对待的人生课题,并不都是欢愉。不过在这个清明、美好的时代里,“阳光”是他们内心生活中的主题词,是他们常有的表情、深切的感受:“她永远在阳光里灿烂地微笑”,“自信”地“展露她明媚的笑容”。“我喜欢有阳光的日子,那份蓝天下的温暖直直地照到心底,把整个心儿都照得亮堂起来,热闹起来。”这是多么好的感觉啊!我们这几辈人的高中时代太少这种感受,而现在虽在同一天空下,又因为身心已老,体验不到这种“直直照到心底”的阳光感受,但我却因而更爱读他们的这些文章,并且衷心地祝福他们。

他们是青春的富有者,他们大把大把地挥洒青春。他们提笔作文,也总是无拘无束,随意挥写,让真情自见。这种状态,有时难免使行文少有节制,不够准确,显得稚嫩,但保住了最可贵的真情。契诃夫在谈到文学写作时说:是大狗就大狗样叫,是小狗就小狗样叫。(大意)确实,应当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要做作,也不要扭曲,勉强学步前人,以致失去了自己。在现在的三本集子里,只有几篇因勉强学步而较少光彩,大多自然地发出了自己纯真的声音,袒露出他们对爱和美的真实的感悟和向往。

爱、美和真,是风华正茂的知识少年的追求,而这也正是文学常见的主题和“文学精神”之所在。文学的诗性时时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体验里。所以我说,在某种程度上,青春年少的知识者,都是诗人,或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知音。

当然,他们与真正的文学作者还有距离,他们有情感的真挚,但多数还缺乏情感的深度。而优秀的作品是要有深刻的情感的,要探测到一个人(作者本人或他笔下的人物)心的深处微小的波澜,以至无意识的潜流;并且由于深,而显示出某种普遍的人性。如何达到情感的深?则非我所能说清。但有一点可以说一说,那就是不要一有所感,即刻下笔为文,释放无余。而是先记住其时的感受,“酝酿”一段时间,消去浅薄和粗粝的东西,使之深沉,使之浓郁。这就像酒要酿造和窖藏才有醇厚的酒味一样。再如“童心”,当然是我们所赞美的,因为它“真”。但如果真的是只有儿童的那一点点天真的感情,怎够文学之用?文学所要求的不能只是本来意义上的童心,它要求的其实是不失儿童般的纯真却又是深沉的、难以说尽的情感。

要使情感深化,还显然需要有“思想”的参与和融入。情感本来就基于认识,基于人的价值判断,只是人们尤其是少年们不一定自觉到罢了。而当意识到自己的认识,形成一种思想观点时,已有的情感就会深化而恒久,并且成为一种更高形式的即带有普遍性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是个人的,又是与群体相通的。我欣喜地看到,在这几本集子里,很有几位少年作者是有思想的。他们当中,有的在感性的描叙中隐约显露出对人生和人性的发现。如一位作者有《另一种生活》和《电话与我的生活》两文。前者写爱面子的、总是穿戴着整整齐齐的父亲,两次下岗,神情一直平静自如,但时露窘态,也心有不甘。平实的文字中流露出一种对人生逆境的感叹和对作为平凡百姓的父亲的同情。后者写电话对头“外婆温柔而慈爱的声音”给“我”的种种安慰,但不久觉察到外婆自己其实是有许多心事的,因此逐渐“由倾诉者成为聆听者”,“学会了倾听,学会了安慰,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搀扶外婆走下夕阳下的人生路。”这些对成人世俗生活的感念里,有一些可呼之欲出的社会见解,这是思想的萌芽,有理性的闪光,它使情感变得沉甸甸的,有撞

击我心坎的力量。

还有少数文章,侧重于议论,仍满含感情,而以理性的见解见长。上述《月与灯》的那位作者,就写了较多这样的“议论性散文”,表达出有相当深度的社会见解。他的《远逝的玛丽亚》就明确指出了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独立精神”即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的精神世界的打击和遮蔽。其他一些小作者也表达出类似的看法,因而他们希望找到和维护“我的精神家园”。在他们眷恋的精神家园里,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包括文学名篇所营建的境界和人情氛围,以至传统文人确实高雅的生活情趣,是一块重要的地带。他们爱鉴赏许多文学名篇,如李清照的诗词、李煜的词、《红楼梦》等等,有相当中肯的评论和深入的领悟。这种现象真令人感动,它证明人性的文学是没有“代沟”的,也如俞平伯说过的:文艺,“古今虽远而情感不殊”。小作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因此对他们更产生了亲切之感。而正因为他们对文明冲突和文明的延续有相当深刻的见解,所以他们有关的小小的社会评论、学术评论和文学评论中的情感,比许多抒情散文里的情感还要深沉有力。而同在抒情散文中,《月与灯》之所以特别动人,耐人回味,也还是因为它的情感后面藏着小作者关于“后工业社会”压迫人生诗意的思想的缘故。

我认真地读了小作者们的大部分文章,因而我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了,这篇序文也缺少节制,写得不必要的长。我的一些意见,包括对他们的弱点的评议,又未必正确。所以应该收住我的笔了。最后,我只想表示,我理解和赞成他们的成长的渴望、充分的自信和承担未来的重任的热情。他们期盼:“雏鹰最后的滑翔后就要高飞起来,飞到无垠的苍穹”;他们主张:要有一种以学识为基的、充满正义的和决心为理想奋斗的“狂”气;他们呼告:“先哲们做了他们该做的,接下来交给我们吧!”读着这些话,我感到振奋,并再次为他们祝福。

曹阳二中是上海的市重点中学。我听说这所学校有“文理相通,人文见长”的办学宗旨。我觉得这三本集子体现了这一宗旨和一方面的成效。我们应该祝贺这些小作者和他们的师长,并且以人文知识分子的名义,分享他们的喜悦。

(本序作者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原华东师大副校长)

目 录

序	王铁仙
---------	-----

葛瑶专辑

妈 妈	(3)
百年的老屋	(10)
天地人	(14)
唯美的莉香	(18)
爷爷的沉默	(20)
哦,皋老师	(22)
编制五彩的纽带	(24)
如果我是张德培	(26)
钢琴王	(27)
戏说历史	(30)
记住这只鹰	(33)
我是先知	(48)
柳青桥	(70)
梦里梦外	(73)

秦雯专辑

另一种生活	(87)
-------------	--------

Yesterday once more	(91)
谁解其中味	
——我眼中的李清照	(93)
电话与我的生活	(95)
外婆这样的女人	(97)
往 事	(101)
乌镇老人街	(104)
又见孔雀飞	(106)
拥有泰山	(108)
爱的故事	(110)
问 天	(114)
“空壳素质”	(116)

唐辰专辑

天 堂	
——写给值得永远回味的高一	(121)
COFFEE	(126)
尝 试	(128)
古老的传说	(131)
传 承	(133)
今日苏州	(135)
观“星”随感	(138)
花海、人海	(140)
沈园小记	(143)
随感多伦路	(145)
压抑与宣泄	(147)
爱尔兰酒馆	(149)

摇摆的恒久	(151)
音乐与人生	(154)
源	(156)
都市的思索	(161)
放 飞	(163)
风雨中山陵	(165)
拒绝陈旧	(167)
穆斯林的葬礼	(170)
南京纪行	(173)
我眼中的文学与科学	(175)
疲 倦	(177)
世 界	(181)
随忆高三	(184)
网络上的个人发展	(188)
选 择	(190)
One day	(193)
《鼓山拾遗》笔记	(196)
太阳和月亮	(198)
 关于小作者群现象的心理探索(代后记)	皋玉蒂(228)
上海市曹杨二中新概念作文历届获奖概况一览	(236)

蔺
瑶
专
辑

妈 妈

自从我出生以后,我就喊她“妈妈”。她伴着我的成长,让我学书法、练琴、学英文打字。所以我和妈妈相处的时间就是我大部分的童年。邻居都在背后说她是“吃了人参的‘蛮娘’”,我过去也常在想:她是不是真是我妈,我会不会在病房里给人调包了?但是这个想法我一直没有告诉她。

在我考初中的时候,她有一天对我说:“妈妈下岗了。”正如英文里的“laid off”是中国人造出来的一样,有许多字词或多或少地带有自我慰藉的黑色幽默。下岗其实就是失业嘛。她又补充道:“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我望着她极其孔乙己似的表情,心想没有工作不等于没事干。几个月前她就跟着人家到集市里卖打火机。我去那儿吃过一次午饭,打火机 30 元一只,再送一个皮套。一个男人拿着喇叭对着涌动的人流喊“走过路过”之类的话,而我的妈妈,站在柜台前,和每个走过来的人都重复一样的话。她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发不出声了。

她出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三年自然灾害中,还长得胖墩胖墩。小时候是班上的文娱委员,当红小兵时在公共汽车上跳舞。后来进了工厂,去安徽支内,这时候她当幼儿园老师,帮山里的野孩子剪脚趾甲。像娃娃一样大小的我就坐在所谓的教室的最后一排。她深情地爱着这些光着脚的山娃,如同爱我一样。

可是，她下岗了，更要紧的是，是她自己强烈要求下岗的。这直到我考入重点中学以后，她才告诉我。

她有过八次在集市卖打火机的经历。后来，她用赚来的钱与人合买了 200 张认购券。在那段时期里，家里常有被绳子捆起来，一叠一叠厚厚地堆在裹了几层的塑料袋里的认购券，可惜她又决定把这 200 张认购券转卖给别人。几个月后，她看到人家拿着一叠叠数的豪爽，不过那一叠叠的不是认购券，而是人民币。

后来，她自己也从银行里取出一叠叠的人民币，这是几年后的事了。她是我今天的妈妈。

她坐在某证券交易的大户室里，每天像上班一样，但晚去早归，中午在附近的饭店里享用午餐。她拥有自己的独立的电脑，还不时在键盘上敲几下，她只需稍一用力，转椅就使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好。”椅子在转的时候，裙角轻轻飘起，裙角里的皮鞋从 300 多元的变成 800 多元的，直到上千。她已经几年没去南京路了，而领我进美美百货的时候就像领进自己的家。

她是大户室里唯一的女性，那些男人们都让我跟着妈妈做股票，每一次，都由她微笑着拒绝。她只为我买一双名牌球鞋，直到穿得不能再穿，才为我买第二双名牌。

她至今和我们生活在一间只有 17 平方米的公房里，因为家离学校近，因为她不能打扰我的高三学习。我的房间实际是阳台，满橱满地的书，就像她满页满页的股票代码一样，她留着她的钱，为了我的学业。

我常说些“穷得只剩下钱”之类的话来警醒她。我曾看到过她年轻时穿着工作服在演讲比赛上的激昂的表情，这张照片她让我处理掉，我却留在抽屉的最底层，扎马尾辫的、单眼皮的、还没有下岗的妈妈。她对我的建议几乎是无动于衷。终于有一天，她买来

了《标准日本语》，我把所有的片假名抄下来贴在房门上，可是不久，这张纸成了我家的招贴画，而比起挂在墙上的有灯终日照耀的大剧院的留影来显得暗淡灰色得多。我让她看《文化苦旅》，她说挺好看，却不像我有看书时或捶胸顿足或潸然泪下或沉思半晌的反应。我想她是不是已没有激情？她是否还拥有青春？

但她看起来很年轻，从不化妆、不佩戴首饰，见到我俩的人没有认出她是我妈妈的。她夏天穿 T-SHIRT，牛仔裤，还淡淡地染发，一切在她身上显得协调、自然，不像市井里有着缝得镰刀似的眉毛、烫得如花卷似的发型、内衣比外衣低五个档次的女人。她能潇洒自如地驾驶一辆本田或沃尔沃，她和她的朋友们外出郊游的时候，高速公路上都留下她的身影。

但她不让我接触那些拥有本田或沃尔沃的百万富翁，而常带我去大学教授家聊天，在那里我往往是喝不上一口清水，但能欣赏一场关于物质与精神的绝妙演讲，这些年轻或年老的教授们在送走我后会继续他们的论著或打开电脑看走势分析图。她非常尊敬他们，我知道她是希望我与他们一样拥有渊博的知识和灵敏的头脑。

不光与教授为友，她还结识许多社会上的与股票有关的人物，股评家、主持人、名医、足球俱乐部经理、编辑和各类的“××家”、“××长”。看财经新闻的时候，她会告诉我哪个股评家是才高八斗，而哪一个鼓吹市场人气为自己解套。她带我去看过一个她组织的证券讲座（她后来在一家股票俱乐部兼职），主持人是香港的一个经济学家，在上海某宾馆里租了一个大厅。那香港人说一句粤语，翻译译一句国语，香港人指着从笔记本电脑投影到墙上的走势图，下面的人像临考的学生一样勤奋地记笔记。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去听听？”她说这类讲座她多数都不听的。但却有很多人

要听她的评论,晚上的电话铃一直在响,也无非是一些“今天大盘如何”“某个股票如何”的问题,其实他们不要专业知识,他们也不要会分析,他们只是想今天买进的股票明天就暴涨。于是妈妈就收下所有亲朋好友的厚望,过一段日子按银行利息的几倍价奉还给他们。他们手握着钱欢天喜地,其实他们与激烈动荡的股市毫不相干。后来,本与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潮水般地涌来,单位里愿意当场兑现她所有的医药费;交警愿意不开她罚单还留下电话;卖鸡的愿意白送她两只老母鸡……

她也觉得很有趣,到厂里去时,厂长对她点头哈腰,工会主席帮她领下岗工资,她也尽可能地衣着朴素,乘公共汽车,免得使工人们眼睛红得发紫。她对我说:“要是当初不下岗,每月拿几百块工资,你能上大学?你能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我记得中央电视台里有一则关于下岗再就业的公益广告,那英在倾盆大雨里高歌,她的头发、衣服全湿透,很是振奋人心,不过这是给那些没有下岗的人看的。真正下岗的人,又是另一种生活。

我想她不会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所以她当初会吵着要下岗,她是不想一辈子穿一套工作服,一辈子只呼吸化工厂里的毒气,一辈子辜负她的青春。她已经远离一个群体,上班下班、抄仪表、边在桌子上睡觉边值夜班。从前与她一起的一个工友总把“肥皂”说成“皮皂”,然后在上班的时候把一根根铁丝七弯八绕地变成衣架。她现在谈起这些的时候已不像是对我宣判;她已经和这个群体划清界限,或者她非常成功地摆脱了这个群体对她的束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在社会等级上跃进了好几步。可她也同时远离了真实的自我,那已消失很久的激情只会出现在和人谈论某个股票或和爸爸吵架的时候。工厂里曾举办过职工家庭大

擂台，她帮我报了名，除了让我弹琴、写毛笔字，还与我一同参加小品《拔萝卜》，她演什么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在上台前，她帮我带上小狗的纸帽，把我的花衬衫塞进半透明的白色连裤袜里。小品结束后，她领着我到评委那儿问分数，我已无法再看到她眼里的光芒。岁月在改变她，也在消磨她，有无法拒绝的悲凉，而我的妈妈，津津乐道。也许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也会任由我的自我，无暇顾忌。

七月份时，她带着一群我的同学重回工厂，学校已无法解决所有学生的学工问题，众多大中型企业的亏损和倒闭使得他们对学生也爱莫能助。只好由自己寻找据点，拍几张照回去交差。她走在前面，工厂里几乎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地方，没有工人，只有烂铁和墙上“甲苯区域”的斑驳的红漆。我们在蒸汽管道下站成一排，她也要求我们为她留一张影，大概是对过往的回眸，大概是衬托她价值的最好凭证。她是如此轻易地否定这个工厂，她说还呆在这里会生脑癌。这座工厂和她，一个落魄衰败，一个风华正茂，从一样的起点互相背道而驰，谁也不回头。

当然她的现状也不容她回头，更不容她找回自我。建筑在金钱之上的竞争是理所当然的冷酷。可以没有文化、没有道德、没有个性，但是不能没有钱。每次提及钱，她说我轻狂，我说她世俗。其实事实是明摆着的，她也在寻找平衡，而平衡的支点就是我。

她想让我去国外念书，又担心我的安全，最终还是决定在国内发展。我和她达成协议，进大学后的所有开支都记账，但不能在外地培养独立。她爱着我，想让我展翅高飞，又怕高飞后的结果会留下她孤独的后半生。她会在心里哭泣，可是泪水有一天提前涌满她的面颊。